

扎实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浙江日报》记者 沈吟 本报记者 王志浩

本报讯 11月14日至15日,全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温州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各地的经验做法,部署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政法委副书记冯飞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李岩益、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马以出席

会议。

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以庭审实质化改革为重点,扎实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特别是温州的经验做法得到了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充分肯定,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扎实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满足

新时代人民群众公正司法新需求的实际行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履职尽责、攻坚克难。要全面落实庭审实质化,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要着力构建侦查、起诉新模式,按照审判的法定定案标准,全面、规范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严把案件事实

关、证据关、程序关,确保案件经得起法律检验。要深入推进繁简分流改革,实现“简案快办、疑案精办”,最大限度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要加强改革的组织保障,凝聚工作合力、激发创新活力、强化科技助力、营造良好氛围,努力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当好排头兵。

会上,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负责人分别布置深化改革工作。

有民警弥留之际还在记挂 有民警过年都在受着折磨 有民警追凶追到满头银发

22年前的命案破了,被害人家属扑通跪下,民警全都红了眼圈
湖州织里“1995.11.29”特大抢劫杀人案侦破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素妮
通讯员 郭楼儿 马俊

北依太湖,距离杭州、苏州、上海不到200公里路程;上万家童装加工厂,一年生产的童装连接起来可以绕地球10圈;136平方公里土地,住着30余万人,其中20多万是外来人口……这里就是有着“中国童装城”之称的湖州市织里镇。

织里“1995.11.29”特大抢劫杀人案,是建国以来湖州发生最大命案,4名死者中甚至包括1名孩童。这起案件成为压在湖州公安人心头的一块重石,也给金灿灿的织里带来了一片长达22年的灰色阴影。22年来,湖州警方不懈努力,多次启动案件侦破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终于,今年8月11日,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本报8月15日曾作报道)。

这么多年没有侦破的特大抢劫杀人案,到底是怎么突破的?日前,记者前往湖州,探寻破案背后的故事。



重新集结

今年6月初的一天,一场大雨过后,暑气顿消。湖州环渚派出所内,陈红跃毫无征兆地接到一个电话。撂下电话,他一言不发地掏出一根烟点上,狠狠地抽了几口。他没想到,当了2年教导员后,又有机会重回刑侦一线。陈红跃的这次“回归”,正是和织里“1995.11.29”特大抢劫杀人案有关。

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起案件始终久侦未破,在陈红跃心里如噩梦般如影随形。所以,当在电话中得知湖州市公安局将再度重启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州市第一悬案的侦破工作并请他加入时,他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破案机会了”。

今年3月才刚退居二线的宋荣根,有着和陈红跃同样的想法。案发时,宋荣根是湖州刑侦支队重案中队副中队长,正是踌躇满志之时,这起案子无疑给了他“当头一棒”。多年后,一谈起这起案子,他满头银发下凌厉的目光从未改变:“谁破都一样,但总归要破,该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了。”

而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严关炳的心里,还惦记着向另一个人作出交代,那就是曾分管此案的湖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李纲。2008年,李纲在弥留之际把严关炳等人叫到病床边,说“此案不破终身遗憾”。每当想起李局长的这句临终遗言,严关炳总会心头一紧。

严关炳、陈红跃、宋荣根都是当年参与追捕凶手的民警,对于22年后的这次再度重启侦破,三人翘首以待。给他们以信心的,不仅有现代刑侦技术的发展,更有湖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夏文星的睿智和魄力。

“这个案子最关键的难点,还是在于它毕竟沉积了22年。这22年里,我们没有任何新线索,未接到任何人反映或举报,还没能在其他案件中串并。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夏文星十分清楚,再次启动,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多风险,甚至可能是作出无用的追查,但他心意已决。

在夏文星看来,侦破命案是“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内在要求,是公安机关的天职,“发生了命案,我们并非要求当天破、限期破,以防发生冤假错案。但必须始终盯住不忘、盯住不放,做到一日不破一

日不罢休、一日不收兵。只要有信心,我相信一定能早日破案!”专案组成立后,夏文星亲自担任组长,躬体力行全力开展侦破工作,其他2名副局长、2名分局局长任副组长。那些被“召回”的共事者二话不说便投入工作,大家的目标十分明确:“伸张正义,将凶手绳之以法”。

惊天命案

现年55岁的严关炳是一流的痕迹鉴定专家,10年前,他撰写出版了《皮革品痕迹检验》一书,书中探讨、研究皮革固有特征,解决皮革品痕迹认定问题从而帮助破案的理念放到现在都属于前卫。但他觉得最可惜的,是这一研究未能运用到织里这起命案上。

严关炳的办公室抽屉里,始终保存着几张照片,拍摄的是和织里命案有关的重要物证——指纹、鞋印、毛巾等。这些年来,他时常会把这些照片和办案笔记拿出来复习一遍,当年的现场画面一直清晰地印刻在他脑海里。

1995年12月29日早上7点45分左右,警报声划破织里镇晨舍村的上空。环渚派出所接到闵记饭店旅馆服务员的报警,说老板闵某生、老板娘钱某英、老板孙子闵某及旅客于某峰等4人被残忍杀害。

当时,作为在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工作刚满1年的侦查员,陈红跃是第一批进入现场的刑警之一。“碰到这么一个大案,心里非常震惊。”重启记忆,陈红跃最难忘记的,除了那天扫过脸庞的嗖嗖寒风,更有那股浓郁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案发地在晨舍闹市一栋三层旅馆的2楼。旅馆203房间内,身材魁梧的山东商人于某峰仅着内裤卧倒在床上,头部受重创后喷溅到墙上的血迹触目惊心;房间的另一张床上,旅馆老板闵某生被反绑住双手,嘴里塞了一块毛巾;隔壁的202房间里,老板娘钱某英半坐半卧,同睡一床的12岁孙子身上还盖着被子。4个人的头部都被钝器狠狠砸过。

(下转2版)

